

思辨錄輯要前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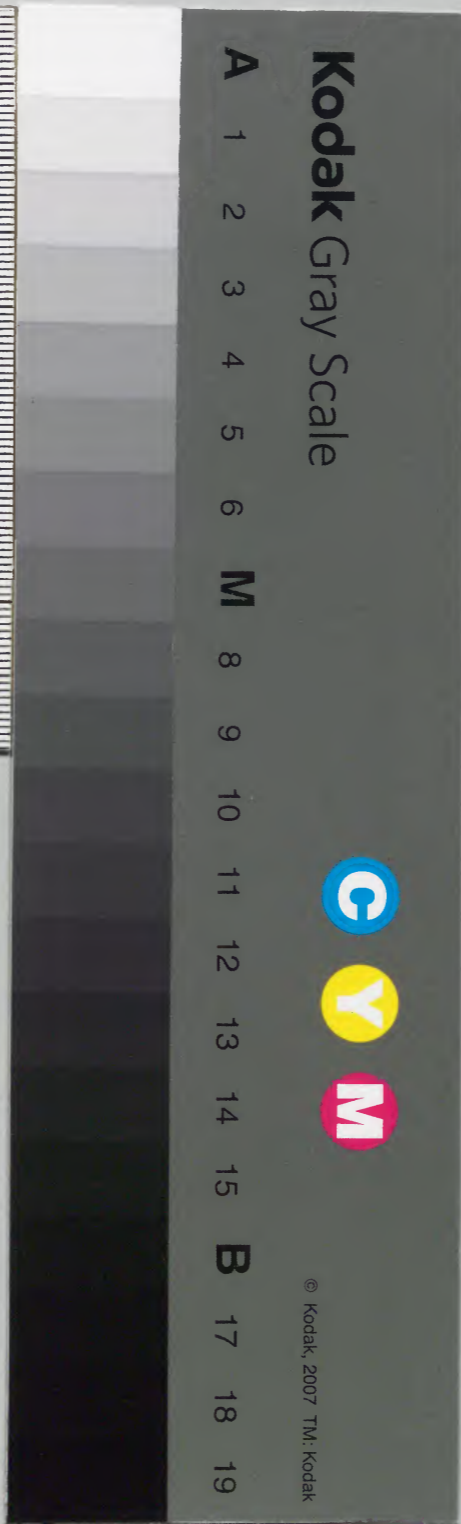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九	四	七	六
函	架	冊	號
一	〇	八	一

內閣文庫		漢書
九	四	七
函	架	冊
一	〇	八
四	〇	八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76
冊數	10 ( 3 )
函號	299 138

共十本



思辨錄輯要卷之七

明太倉陸世儀道威著

淺草文庫

後學嘉興沈維鐫重校

誠正類

江虞九與予論至誠無息予問虞九向來曾體驗未

發否曰未也曰不體驗未發工夫終有閒斷處虞

九問何為予曰且細自體認虞九思久之不得因

問予向來用功如何體認未發來予曰儀初時一

起手用功只是隨事精察因覺得有事時便用得

力無事時便滲漏用個隨時精察久之又思

思辨錄 卷之八  
得隨事隨時都是外面若念慮起時不喫緊用功豈不枉却乃用力於慎獨二字用力既堅且銳一時間胸中念慮起滅皆能自省如可目覩凡邪念惡念間或竊發正如火燄不過寸餘便能斬斷未嘗使之充長也但游思最多未能卽去用力收攝至三月之後方漸漸減少又思得慎獨是已發工夫若未發時如何處置此時却忘乎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二句聞先儒教人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乃於夜寢時閉目危坐屏絕萬慮以求其所謂中究之念慮卒不可屏絕一波未平一波

又起如神如鬼不可名狀閒或一時強制得定又思此念亦是已發閒或一時豁然若忘以爲此似之矣然又以爲此境有何佳處而古聖賢教人爲之也且稍一認錯不幾入於今之學佛者耶體驗久之始悟人心原無息時不可一槩遏抑而所云未發者亦不過念慮轉接鬪筍處毫髮之間初無一時一日之可計也子思知之故於此下個須臾二字又下个戒慎恐懼四字以爲吾心之念慮或有息時吾心之敬不可或息能從此存之而至於瞬息之間夢寐之際咸得自主則至於聖人不難

思辨錄  
卷之二  
二  
矣欲求無息不可不於未發處體認

論次虞九蕃侯俱有所不安因質予曰若論戒慎恐懼亦是已發如何說未發予曰此大認錯戒慎恐懼與慎獨慎字是個主是工夫不觀不聞與隱微之獨是個客是境界工夫存乎我者也境界因乎外者也有了這工夫纔照管得這境界若認主作客便絕無把柄二兄終以已發爲疑予曰是不難兄試除却戒慎恐懼尋一個未發來二兄思久之不得予曰得非釋氏所謂不思善不思惡還認本來面目者乎又非元門所謂不出不入湛然常住

者乎此處一差便毫釐千里之隔矣故除却戒慎恐懼別尋未發不是槁木死灰便是虛無寂滅不明人之未發當觀乎天不明天之未發當觀乎易冬至夜半之前天之未發也坤復之間易之未發也

人有一日之未發夜睡未夢之時也有頃刻之未發念慮轉接之際也天有一歲之未發冬至夜半之前也有一時一日之未發四時晝夜之頃草木榮謝開落之間也

朱子冬讀書樂詩曰木落水盡千崖枯嗒然吾亦見

真吾此是詠未發景象

戒慎恐懼與慎獨慎字總是一敬字不是已發用慎  
獨工夫未發又用戒慎恐懼工夫如此却是兩截  
天不論已發未發只一健字貫人不論已發未發只  
一敬字貫

問純坤十月之卦是天之未發時乎曰然曰如此恐  
非須臾之頃予曰不見復卦朱註乎剝盡則爲純  
坤十月之卦然陽氣已生於下矣

未發只是性已發只是情或言小人無未發者非也  
人豈有無性者乎只是小人未發少君子未發多  
聖人則無事無時無未發矣

問旣言未發是性則豈小人性少君子性多乎曰君  
子率性小人溺情性非有多少也欲動情勝而本  
體枯亡也豈得無多少之異乎曰旣云枯亡則謂  
小人無未發亦無不可曰雖云枯亡未必全失未  
全失則豈無性體偶一呈露之時

問如何用功便有未發曰戒慎恐懼便有未發此卽  
致中工夫也曰此處用功無實落去處初學下手  
甚難如何曰初學用功只就有把捉處去做只已  
發中節便漸有未發問如何便有未發曰毋意毋

思辨錄輯要 卷之七  
四  
必便有未發

戒慎恐懼是未發工夫不覩不聞是未發本體

程伊川曰存養於未發之時則可求中於未發之時則不可又曰既思則是已發二語俱精極羅整菴以爲未是定語又以爲語意傷重皆未達叔子之意蓋未發不可不體認而又不容體認知不容體認之爲未發則知中矣

先儒以爲常人無未發者非也整菴以爲人人有之而不知其多少者亦非也

朱子以思慮未萌知覺不昧釋未發整菴以爲恐學者認從知覺上去亦是一見不如說思慮未萌本體不昧

不說發與不發只說已發未發玩已未二字便有陰根陽陽根陰動而無動靜而無靜之妙

已發未發是心之境界心自有恰當未發時恰當已發時不可執著君子只隨時隨境下個戒懼慎獨之法若於此處一加擬議便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矣

近時有講學者以爲人心無未發此不惟侮聖人之言然亦大誤予謂人心刻刻有未發若無未發只

一念糾纏如何得喜怒哀樂虛明四應

喜怒哀樂已發也喜怒哀樂中間都是未發

或問如何是未發予問子向我問未發時先有成心相待否對曰無予曰此處是未發

問存養省察是一事是兩事予曰雖是二事其實一事此正如陰陽雖曰二氣其實一氣也然學者要看得他是一事又要看得他是兩事工夫纔有把柄

存養工夫屬陽省察工夫屬陰陽無迹陰有迹

從存養起手是於源頭上用功順行下來從省察起

手是於源頭上用功逆推上去順行則近乎性之事逆推則全是反之之功

省察最要著力存養最忌著力

玩朱註不敢忽三字則知存養最忌著力玩朱註尤加謹三字則知省察最要著力

從省察上用力凡善念惡念之起未有不知至於閒思雜慮似無關善惡者便不自覺從存養上用力則雖有幾微雜念皆自知之正如一泓止水畧有微波動蕩便自覺得

說個存養省察猶自有意在若到至誠無息地位便

一片光明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更無存養省察之名可立

俗諺有云欲求真受用須下死工夫學者若不向存養省察實實尋討一番而妄希自然恐終身無著落處也

存養渾厚省察精明

人當無事之時恐此心入於人欲必求一個天理來頓放著此存養工夫欠缺故也存養既得胸中淨蕩蕩地無非天理却無天理之迹可著

欲下存養工夫須是於省察上用力使充積既久天

理日多方寸中自有虛明粹白景象然後可以存養不然滿腔子無非人欲何處得天理何由得存養來

人能於一日中識得善惡念頭起滅幾次可與言省察矣能於一日中識得敬字工夫斷續幾次可與言存養矣

王範先問靜存動察曰動靜是境存與察是工夫人一日之間非動即靜應事應物是動無事時是靜念慮時是動無念時是靜動靜無常不可拘執惟聖賢則有工夫以主持之當其靜時則用存養存



見齊金車  
卷之十  
七  
養者所以存天理也當其動時則用省察省察者所以遏人欲也中庸戒慎恐懼一節是靜存故註曰所以存天理之本然慎獨一節是動察故曰所以遏人欲於將萌然存養省察亦非二事只是一個敬存養是靜時之敬省察是動時之敬惟其能敬故當其靜時則能存養當其動時則能省察要之只是一個敬一貫將去

周子主靜之說非專於靜也只是宜靜處便靜是謂主靜大抵人生失處多在動處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故人有不宜動而動者斷無有不宜靜

而靜者周子特於靜字上下一個主字是教人於易放失處牢著把柄

心靜始能知白日眼明方許看青天能知此義方可語鳶飛魚躍

聖傳問先儒言靜中須有物始得是甚物予曰只是敬又問靜中有敬則不謂之靜予曰此際正有毫釐千里之辨當細驗之

又問先儒云只用敬不用靜如何曰言靜則不可無敬言敬則靜該矣

邵子言天地動靜無端人心動靜亦無端

周子通書有言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予昔丁丑與陳言夏論動靜言夏主靜中求靜予作書言卽動求靜語見論學酬答卽周子此篇之旨

物來順應故動而無動靜中有物故靜而無靜

形而下者爲物形而上者爲神

人能靜坐則心地自然開明

靜中看天地萬物另是一種境界

翼王陸子曰靜中另一境界則動中又另有一境界

是分動靜爲二矣動則著物著物則心主於一自

是另一境界然於本體則未嘗有二

靜者心之體動者心之用故靜則見天地萬物之體

動則見天地萬物之用究之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也

友人有言人須是一念不生爲妙予曰此言誤矣人

心如天念慮猶天之生物也宜春而春宜夏而夏

宜秋而秋宜冬而冬自有個恰好的時節若云一

念不生則天地生物之心或幾乎息矣

心屬火火無時不動搖故心亦無一刻停息卽睡卧

之時已絕思慮矣而猶有夢此心無停息之證也

若欲其一念不生是欲其停息矣聖賢無此死煞

學問

聖賢治心亦如治火但使其中烹飪之用而不使其燎原則得之矣若滅息其種無是理也

一念不生語極高妙然決無此理正朱子所謂此等議論只好隔壁聽者試思一部四書中何嘗有一語道及

或問陽明心有無念時否陽明曰實無無念時是見到這個境界

勿忘勿助四字真涵養要訣

人工夫不是忘便是助助便是過忘便是不及要之只是不能有恒

陳白沙最善涵養故其言曰工夫在勿忘勿助間

讀白沙詩最好涵養身心如云雪消爐燄冰消日月到天心水到渠又云好春剛到融融處細雨初開淡淡花又曰靜處春生動處春一家春化萬家春又云花來勸飲誰禁得天不能歌人代之真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使讀者如坐羲皇以上

人能屏除俗累則於涵養之道亦得半矣然於涵養既得則雖俗累亦不妨

問恹恹之時涵養工夫如何曰恹恹時可驗涵養却

下工夫不得然陽明征宸濠時軍務稍閒便與門人講學此便是涵養

凡遇倥偬時須把心按一按靜看道理勿爲倉卒所使則自然有益此亦涵養一法也

涵養莫如勤看道理蓋道理明則雖倥偬時亦自不亂不可以優游度日爲涵養也

古人云心要在腔子裏腔子二字須要看得好道理應該所在卽爲腔子論語不踰矩字是也如以血肉之腔子爲腔子則去而天壤矣

薛文清云應事纔應得卽休不可須臾畱滯爲心累愚謂發皆中節自然無畱滯不然未能中節而止求無滯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矣此處須要識得周臣兄書屋中書警語二右曰事無了期丟過去子曰也看是甚麼事左曰心有動處放下來子曰也看是甚麼心

禪家一切放下儒家一切不放下放下甚輕快不放下甚煩難於一切不放下中而實無一毫沾滯此聖道之所爲不可及也

問如何是一切不放下曰民吾同胞物吾與問如何是不放下而實無沾滯曰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

應

思辨錄輯要卷之八

明太倉陸世儀道威著

後學嘉興沈維鏞重校

修齊類

修身工夫博言之則貌言視聽思五者約言之只是  
一個敬

問亦有心正而身未修者否曰有之只是內外不能  
合一志不能帥氣孟子無暴其氣一節最好參看  
顏子不遷怒則正心之功盡不貳過則修身之功盡  
非禮勿視聽言動聖人正教顏子以修身之功也

思辨金華要 卷之八  
切莫要做識得破忍不過的事

論語視思明一章全是說修身修身全是一思字貫所謂先立乎其大者也

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二語孟子修身要訣

持身之法太矜莊則有迫切之失太踈畧則有蕩佚之失學者須是嚴整中見渾厚簡易處著精明

禮經如執玉如捧盈二句極可爲持身之法全是一個敬字

持身之法曲禮中所載固甚詳盡然細讀語孟如鄉黨一篇及燕居三變子溫而厲與夫持志養氣晬

面盎背居移氣養移體諸章尤可想見聖賢氣象持身者所當細細體認

問張子學恭而安不成莫是恭而安原不可學否曰如何不可學恭字是箇禮安字是箇樂聖人德建中和體備禮樂故能恭而安若不學禮樂却空空去學個恭而安便無箇入德之門成德之方人苟能立於禮成於樂自然有個恭而安出來

家語中其狎足以交歡其莊足以成禮二語最妙今人之於威儀每每任性而失於過邪僻者以狎爲主狎之過至於放僻邪侈而無所不爲固非君子

威重之學然方正者以莊為主莊之過至於棱角  
隋厲而使人難近亦非聖人中正之道也聖人何  
嘗不近人情觀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與夫申  
申天天前言戲之耳聖人威儀動止亦猶夫人只  
是處處恰好明道詩曰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  
興與人同又學者讚明道云明道終日端坐如泥  
塑人及待人接物則渾是一團和氣知此可以語  
莊狎之旨矣

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身儻焉如  
不終日此三言者誠然誠然予幼質素弱坐立若

不自勝丁丑志道以來強自扶植亦不覺甚勞此  
莊敬日強之驗也

近來覺得涵養意勝無武毅嚴密之意不可不知  
粹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人須是要做到這所  
在

有浩然之氣則自能粹面盎背

孟子善養浩然之氣讀孟子亦可養吾浩然之氣  
不爲愧怍之事則四體自爾泰然

問居移氣養移體在富貴者則然若居廣居者何能  
有此且寒素而爲舒泰之狀不幾傲物凌人耶曰

不然此所謂心廣體胖也睥面盎背也泰而不驕何傲物凌人之有

只頭容一直四體自入規矩

踞坐交膝雖細事然習慣則體終不莊終非有道氣象

凡人語言之間多帶笑者其人必不正

笑有近於陽者有近於陰者近於陽者多君子近於陰者多小人

笑最害事有事當認真者一笑則認真遂懈有事當愧恥者一笑則愧恥俱無

人視瞻須平正上視者傲下視者弱偷視者姦邪視者淫惟聖賢則正瞻平視所謂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也

人相生於天然語有之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隨心滅知上視之非則去其傲知下視之非則去其弱知偷視之非則去其姦知邪視之非則去其淫心既平正則視瞻不期平正而自無不平正矣此之謂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眼如日月須照耀萬物勿爲豐蔀所蔽  
語有之五色令人目盲五色皆我之豐蔀也



讀書不能窮理亦是豐蔀

子姊丈許允三嘗述其祖午江先生之言曰人見女子第一看原是道心第二看就是人心了予曰不然第一看是人心第二看是人欲又曰第一看是人心第二不看是道心或云聽較視更難蓋視自內出聽從外感邪色尙可不視淫聲難於不聽如何予曰總只是心爲主心不在焉則聽而不聞矣予少時喜聽蟋蟀凡蟋蟀之鳴無不聞及長則不復然心不屬故也學者須是使此心有主則不爲視聽所役矣

視聽只是從心所愛處走若心所不愛雖強之亦不從矣其能牽引耶

人有爲不妄語之學者問予曰語不可妄信矣然苟事值不可語欲諱則爲不誠欲語則又不可奈何予曰此中正有理一分殊在苟得其道則父爲子隱子爲父隱正是誠不得其道則證父攘羊正是妄

爲尊者諱爲親者諱諱卽是誠

詩曰君子無易由言言語最易忽畧出之者無心聽之者有心則指以爲罪端矣予每見今世多譽寡

咎之人大率皆謹言人也予口甚直罪不能免如  
何如何白圭之詩所當三復

語曰惟善人能受盡言以今觀之卽君子亦惡聞直  
言矣故居今之時言尤不可不謹

君子之言甯訥毋巧訥則爲質爲樸巧則爲讒爲佞  
觀君子欲訥於言及巧言令色節可以悟矣

聖門言語科亦只是取言辭侃侃丰采可觀非取其  
便給也然一入言語科便未必語語皆出至誠觀  
宰我聽言節可見

言之失最難防卽古人亦諄諄戒之如君子無易由

言莫捫朕舌言行君子之樞機駟不及舌及金人  
銘等類古人尙兢兢如此况吾人乎

古人云守口如瓶防意如城守防二字最妙此處須  
煞下工夫

後生斷不可以言語先人此父兄所當戒

言動之失較視聽之失更甚蓋視聽之失在心在心  
尙微可以挽回言動之失在事在事則著不可救  
療故君子猶兢兢於言行

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又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  
地也兩言最妙樞機者由微而著之漸也著之極

則所以動天地者皆在此其機關只在頃刻

語有之一言折盡平生福此蓋指刻薄之人言也乃

今之人以能言刻薄之言爲能未語先笑恬不知

警殊爲可駭此風亦始於近日未知將來何所底

止

刻者鋟削之端薄者消亡之漸後生而習於刻薄吾

有以識其將來矣

後生以口舌角勝者謂之討便宜吾知其得便宜處

失便宜也

非禮勿動動字甚細較前三句更難論語不莊以泄

之註云氣稟小疵則知知及仁守之後氣稟小疵

猶未能盡去也蓋氣稟由於天魯者終魯僻者終

辟愚者終愚彥者終彥學者至能變化氣質纔是

學問

凡人氣稟之疵最難卽去稍一矜持便涉做作便不

可久此處須用學問涵養日積月累久而自化矣

凡人骨性輕者學持重甚難然到三四十以後骨肉

漸老則亦漸向持重不須急迫也

氣稟之偏須先去其太甚其餘久則自化

凡夜寢好仰臥者多性氣剛強之人好偃卧者多性

氣柔弱之人寢容端正好側卧者多性氣中和之人學者夜寢須是側卧亦所以養吾性氣使就中和也

禮云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爲罔傳云服之不衷身之灾也巾服雖細事然此觀瞻所係不可不慎每見世人趨時好異巾服不移時輒一變只此便是無恒人心世道於此可見論語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士欲學道巾服之間不可不審亦不必古冠古服只隨時適中一以澹素質朴爲主則得之矣

或謂巾服隨時適中此爲在下者言則可若在上者其觀瞻須可爲法則豈可隨時適中耶曰此言甚善若爲人上者須制禮作樂改正朔易服色有斟酌百王之用豈僅隨時耶然要而論之爲卿大夫者有時王之制爲時王者有前王之法是亦所謂隨時適中也

論語云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又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今人衣服不如人往往以爲恥此未見道故耳見道則內重而外輕矣衣服雖敝亦須整潔此貧士之常若面垢不洗衣垢

不浣王介甫終非人情也

昔人云咬得菜根百事可做此言誠然然豈特一人咬得菜根須一家咬得菜根然後百事可做予居家多蔬食偶有魚肉食之亦甚少家人每勸餐余曰此不特惜物力亦惜物命也吾儒非不欲蔬食人之一身所係甚大不得不借資於飲食權其輕重故耳豈可以吾儒不禁殺而貪饕恣食乎論語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此不獨養生亦矜恤之仁所寓也予食魚肉不過使畧可加餐若飯食之外不敢輕下一筋宴會則不復拘然亦不敢過也

孟子七十者可以食肉朱子註云未七十者不得食也語近於固然朱子煞有深意正教人勿輕食肉也輕於食肉不特非矜恤之仁老者之失養亦多矣

范文正公每日必念自己一日所行之事與所食之食能相準否相準則欣然否則不樂終日必求補過此可爲吾人飲食之法

酒之爲物古聖賢未嘗不愛之孔子之無量愛而得其正者也陶淵明白樂天愛而得其趣者也邵康節愛而得其養者也如南朝八達則愛而放僻邪

思齊錄 卷之八 九  
侈爲無忌憚矣况下此者乎

朱子愛遊山水嘗以一古銀杯自隨每至山水佳處輒滿斟一杯對之飲酒如此亦何可少

斟有淺深存變理飲無多少係經綸此康節酒經也予家居飲酒每喜誦此二句然酒不可多得惟於饑勞之時或寒凍之時飲一二盞以當藥餌亦康節之意

孔子言不爲酒困何有於我此實語非謙詞也人當親朋雜坐觥籌交錯主賓情洽不覺至醉亦恒情也困是困倦之困非困頓之困若謂孔子每飲必

醒然反非人情矣

酒以合歡然每飲此而失歡酒以養病然每因此而致病則不如不飲之爲愈矣

語云醉之以酒以觀其德此言甚好人雖有德醉後則不能自持此亦白璧之瑕也於此自持則無之或失矣

酒醉後亦各有天性有亂不可言者有多笑語者有惟思困睡者有醉則胸懷愈益灑然卽倦亦不過少瞋片時者此處卽有貴賤賢愚之別  
色之所在動天地感鬼神學者能察識乎此則不期

謹而自謹矣。人能常知此身之貴常念此身之重則自能不淫於色。予壬午在澄江暗室中有以邪干者予此際覺得敬畏之極無一毫邪念却之泯然無迹仍三遷以避之大抵此事不難於却難於却之無迹使彼不至羞愧得全其廉恥之心且不至別生事端是爲難耳予此事未嘗與同輩言特以後輩不可不知因偶附於此

人有以邪干者應之以不知此孔子待陽貨法也最

不犯手予生平多於此得力不特女色凡事皆然彼亦無奈此愚人何矣

偶赴友人宴座中有妓或以予爲道學必畏妓也屬妓送予酒予怡然受之友人笑曰真可謂胸中無妓矣予謝之因爲詩曰明眸皓齒送金卮無妓胸中總不知翻訝當年修禮樂何緣不去教坊司蓋適與友人談教坊司也



此身之有定處此身之有定處不處於  
斷境又人為之世所出也  
中斷不處斷境常事則斷樂而斷不處樂也同境  
於天下而為之同欲而日則樂而斷也金氣無定處  
則欲天下而為之同欲而日則樂而斷也  
斷境又人為之世所出也  
中斷不處斷境常事則斷樂而斷不處樂也同境  
於天下而為之同欲而日則樂而斷也金氣無定處  
則欲天下而為之同欲而日則樂而斷也  
斷境又人為之世所出也  
中斷不處斷境常事則斷樂而斷不處樂也同境  
於天下而為之同欲而日則樂而斷也金氣無定處  
則欲天下而為之同欲而日則樂而斷也

思辨錄輯要卷之九

明太倉陸世儀道威著

後學嘉興沈維鏞重校

修齊類

鑑明王先生曰人處末世功名心須是放淡予問何以能淡曰只是安箇命字予曰命字上須再加箇

義字

功名亦人所不可無須是實實有個自得處方能淡得所謂內重則外輕也不是學而時習之有朋自遠方來如何說人不知而不愠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名非聖賢之所諱也但惡不務實而求名者耳然古之求名與今之求名又異古者言揚行舉故求名者必飾爲言行以冀當世之舉揚若今之名則不過作文作詩卽真心務實已與古之務實者相去天淵况并其詩文而又務名乎

孟子謂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以此爲慳愚謂今之人直喪其天爵以要人爵矣使孟子在今日感慨當何如

凡爲善須是尋常做去不可分外尋討一經尋討便

### 屬好名

古人言揚行舉故寡尤寡悔卽有得祿之理自制科盛而鄉舉里選之法亡矣然言行遂可不修乎故曰無所爲而爲之之謂仁

古人有挫廉逃名挫字最可味漢王君公僧牛自隱避世墻東蓋自汙以免於亂世也人當亂世最忌名高名高之患或致羣小之叢忌或來正人之附和皆於隱有妨深心韜晦者不可不知

或問君子聞譽亦以爲喜耶曰聞譽而我有其實此非譽也所謂名稱其實也此而不喜非人情但不

以此自矜耳若聞譽而我無其實則慚愧之不暇  
而何敢喜焉

聞人之譽而懼聞人之毀而思可與進德可與遷善  
矣

晝坐當惜陰夜坐當惜燈遇言當惜口遇事當惜心  
閒時忙得一刻則忙時閒得一刻

凡處事須視小如大亦須視大如小視小如大見小  
心視大如小見作用昔人所謂膽欲大而心欲小  
正此之謂也

或謂與傾險人處甚有害曰甚有益或問故曰正使

人言語動作一毫輕易不得豈惟過失可少於敬  
字工夫上亦甚增益

凡待小人只不使無忌憚足矣不必繩之過急

謙字諂字本大懸絕今人多把謙字看作諂字又把  
諂字看作謙字殊不可解假如有人於此道德深  
重學問該博此所當親近而師事者也則曰予奚  
爲而諂事之至於勢位所在貨財所聚又不覺談  
之慕之而趨之恐後也後生於此處看不分明人  
品安得不壞

或問士人當變革與已出仕者不同然讀書知禮莫

不有普天率土之思當如何而可曰士人未出仕其途較寬或出或處誠限他不得然亦看各人力量何如是有三等隱居抱道守貞不仕討論著述以惠後學以淑萬世上也度其才可以有爲於時度其時必能用我進以禮退以義上則致君下則澤民功及於一時德被於天下次也不事王侯高尙其事躬耕田野以禮自守又其次也三者之外雖進而小有補救退而詩酒全高亦云小矣况陽慕高隱之名而倡優博奕敗壞風俗謬託有爲之迹而無恥干進嗜利不休豈足以語士乎

有極似好名而實非好名者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然也是也有極不似好名而實好名者鄉愿奄然媚於世是也

奄然註云深自閉藏極得鄉愿情狀蓋鄉愿之才止可惑愚不肖不能惑賢知故深自閉藏者恐見賢知而一旦損其名也不見賢知而日與愚不肖爲伍且又求媚以得其歡心則其取名巧而用意深矣

天地間只有一箇義字更無甚利字中庸曰義者宜也朱子訓元亨利貞亦曰利者宜也乃知天地間

惟義為利不義便不利故大學曰國不以利為利  
天以義為利子思曰仁義所以利之也

利亦訓通通則利不通則不利以義為利者通於人  
者也以利為利者專於己者也通於人者財散則

民聚專於己者財聚則民散

易乾文言曰利者義之和也此言更可味

名利二字是天地間公其之物利惟公故溥名惟公  
故大自小人以名利為私而名利二字始目為羶  
途矣自聖人觀之必得其名必得其祿名利何嘗  
是羶物

利與義合則與和同文言曰利者義之和也利與義

反則與害對論語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或問義利相反而曰陽主義陰主利何也豈陰陽相

反故云然乎曰即此便見天地間只有一義蓋陰

陽雖二氣其實一氣陽倡陰和陽先陰後天氣之

所在地氣即隨之義之所在利即隨之故曰陽主

義陰主利正言其相合非必相反也

地道無專成若專便是惡故君子惡專利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只一公溥便不得

以利目之其實利莫如陽也

思辨錄輯要 卷之九 五  
橫逆之來聖凡不免然而所以待橫逆之道則有間  
矣出乎爾反乎爾此凡庸之所以待橫逆也惡聲  
至必反之此俠烈之所以待橫逆也寬柔以教不  
報無道此君子之所以待橫逆也禽獸何難此孟  
子之所以待橫逆也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此孔子之所以待橫逆也吾人而無志於學聖賢  
則已吾人苟有志於學聖賢則凡待橫逆之道其  
於數者之間可不知所以自處乎

禽獸何難畢竟是泰山巖巖氣象若孔子則并不作  
此言矣

抑之者過則揚之者亦過吾不能禁抑之揚之者之  
人無過也惟自守以勿過而已  
初讀漢書最惡黨字以爲處士標榜必非聖賢中正  
之道此世運之所由壞也及閱宋史見洛蜀朔之  
黨因訝伊川亦何至於此近身處其境而知伊川  
未嘗爲黨也人目之爲黨耳二三君子相與講道  
論德與世無患與人無爭而人已嫉之如仇况於  
羣數十百人應之安得不震駭而驚怪乎或推之  
或引之伊川之心未嘗有動分毫而推引之迹已  
不能禁天下之人之不議其後矣伊川且不免吾

又如之何哉  
傾軋之惡譬如人從中道行忽為有力者所擠其人  
退讓而避於道左則目之為偏此退讓者之罪乎  
抑擠之者之罪乎  
日來仔細搜求自己罪過只不宜做道學然此念却  
退悔不得  
問人多為流言以惑亂是非為之奈何曰流言之起  
雖聖如周公亦無奈何定之以人勝之以天而已  
人心為風俗之本風俗又為氣運之本人心風俗如  
此將來氣運可知當之者不可不猛省

改過之人如天氣新晴一般自家固自洒然人見之  
亦分外可喜  
儀每有小不慊意處輒如瓦礫在心如負重在身必  
改之而後快

凡已有過而不知改不肯改此自暴自棄無忌憚之  
小人也或不幸而有過至為人所激迫而反不能  
改則彼此當兩任其責王荆公之新法使人人如  
明道則其改必矣其卒至於不能改者眾賢攻擊  
太過之病也

古語云改過不吝吝字下得最妙凡人有過遂之不

思辨錄輯要 卷之九  
古以爲恥至於改則反有羞吝的意思總之勝心習氣不肯自認自家不是也惟君子則真心欲自己成一個人惟恐聞過之不早惟恐改過之不速安得更更有吝意而於其責王維公之語對人人已有過不當諱朋友有過決當爲之諱諱者正所以勸其改玉成其改也故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彼以過失相規爲名而亟亟於成人之惡者真刻薄小人耳故子貢曰惡訐以爲直者子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原攻人之惡在上一等不過傾軋在下一等不過下水拖人總之同謂小人

馬援曰聞人之過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此言所當深佩

凡人遇有微疾却將閒書小說觀看消遣以之却病者雖賢智往往有此舉動此實非也閒書小說最動心火不能養心乃以之養身可乎愚謂人有微疾最當觀看理學書能平心火心火平則疾自退矣

有爲戲術者以紙蒸火置瓶中引瓶向水則水盡吸入瓶蓋火能耗氣氣收則水亦隨氣而入也人自有生以後真水無多心火日灼氣焉得不耗病焉

得不作養其水以平其火君子必有其道矣不論  
君火相火皆能耗氣故惟火疾最易瘦讀書之人  
多不肥亦用心故也  
天地之間無非是氣若天地間有大火雖天地之氣  
亦當耗滅昔人有劫火燒宇宙之言恐亦非無謂  
也  
無疾之身不可不慎恐致疾也有疾之身尤不可不  
慎疾不宜再發也然慎疾固自有道儒者言修身  
不言養身言養身則將廢正事流於燕僻言修身  
則讀書作事無處無養身之理矣

舜光多疾且有氣滯之癖蓋以居鄉無賢師良友之  
樂故也予時方閱陽明集舜光問予何謂致良知  
予謂陽明之學是居患難時有得今吾甥居鄉無  
伴便忽忽不樂他日何以處夷狄患難耶大抵心  
地須要活潑隨時隨地可做工夫不可拘執已見  
慎疾之道如禦夷狄惟聖人能安內以攘外患至而  
憂患去而喜無益也

予質最弱腰細如椽飲噉甚少丁丑之歲予勵精學  
道工夫晝夜不輟且兼攻舉業與及門講書自五  
經四書以及子史凡六七種雖盛夏必正衣冠工



夫無一刻之暇六月中忽心火上攻痰中有血子  
恐懼甚自念此身為天地間不可少之身何得孟  
浪因屏絕書史澄心獨坐更一意於絕慾努力加  
餐初時飯止一盞後可至三盞初腰細兩手可圍  
至是忽充實加倍夜浴於壁上見影大異平日若  
非我者信知保養之功息思慮忍嗜慾加餐飯三  
者缺一不可也

予此心自丁丑以後養得予此身亦是丁丑以後養  
得

予丁丑絕慾止年餘耳先君歿後自戊寅冬至辛巳

冬凡三年零一個月丁丑絕慾在病中甚多變態  
戊寅三年則平平無他然丁丑止年餘而病立愈  
身立強可指而數戊寅三年則身子如故病亦時  
發又不可解蓋前此有飲食藥餌之奉制中不然  
又前此絕思慮制中則多憂勞也

飯後久坐多飲食不化之病午餘或飲酒數盞以當  
藥餌或鋤草數莖以當導引此現前却病方也  
予十八九時有志用世每隆冬讀書至四鼓體極寒  
不能寐則起舞劍一再行體熱如火然後就臥枕  
席俱溫矣今四體倦怠漸成老翁為之志慨



事父母不養以人奉養以養事父母不養以人  
孝經言王者合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此語最妙  
事吾謂士庶人亦當合一家之歡心以事其父母凡  
婢妾僕隸之間爲類甚微然亦易生鬻骨肉爲孝  
子者須是無往不敬古人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  
於犬馬正識得此意事父母  
重遠弟不得於其親坐談之頃甚切憂思予因爲講  
怨慕章且令其細玩父母之不我愛二句謂父母  
之不愛其子與子之不得於其父母其中必有一  
個緣故但不知爲著那一件惟大孝之子能痛心  
疾首蚤夜思量畢竟要尋出那一件來盡情改過  
自然能得親順親不然卽孝到大舜地位於父母  
之怒我責我一槩夷然遇之曰我自盡其子職父  
母之不我愛聽之而已這便是恣然恣然者終不  
得謂之孝  
孟子於我何哉註云自責不知己有何罪妙甚人子  
不能得親順親只是不知尋討自己過失若識得  
於我何哉之意將自己不得親心處徹上徹下反  
覆搜求若有一毫未盡必要將來盡情改換如此  
久久斷無不得親順親之理

舜五十而慕光景簇新此時正底豫之時孺慕之情當分外加勝也

古人養志難於養口體今人養口體難於養志蓋古人家有百畝雞豚狗彘無失其時王者先爲區處而停當矣惟父母之志必待人子知之而人子養之今則不然家溫食厚者或供膳不難若寒素之家而又拘拘於仁粟菽水不供且勿論養志口體非尺寸之膚矣可勝三嘆

養志難於養口體養口體急於養志觀曾子曾皙俱必有酒肉則口體之急可知矣啜菽飲水老人豈堪久饑耶久饑不可而甘旨又不能辦乃知奉檄色喜亦是萬不獲已當此愈令人思王政也

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此語最妙蓋父母雖愛其子之成人而人子必待其親以孺慕若家庭有賢知先人之意爲蔑其親矣斑衣之舞老萊豈故爲兒戲耶

事繼母盡敬易盡愛難人子能盡愛則繼母之心無不格矣

朋友是後來的兄弟兄弟是天然的朋友少同游長同學若得一心一德之兄弟何樂如之此古人所

以深貴乎兄弟之互相師友也  
人家兄弟輯睦多是長子賢長子賢則從幼便能轉  
移化誨其弟卽其弟終不可化誨然其分居長處  
之亦必有方斷不至決裂若長子不賢則諸弟從  
幼先被他教壞及長又被他凡事率先諸弟不賢  
固羣起而爲紛爭卽諸弟賢亦無奈長兄何因知  
長子所係甚重人家父兄欲兄弟輯睦諸子固不  
可不教然尤是長子要緊長子率教而賢則以下  
諸子長子便可爲父母分一臂之力矣故古人語  
教必曰賢父兄

古人重宗子則知其教長子亦必有道所以能合族  
衆能治羣弟今人不重宗子不知教長子之法又  
長子多是少年時所生父母氣識尙未定安能教  
子只是姑息戲弄所以人家長子尤多驕惰以此  
知古人三十而娶不特合於保身之宜亦合於教  
子之道

陸子靜兄弟學問相師順而得其正者也王覽兄弟  
患難相恤變而得其正者也處順能如子壽子靜  
處變能如王祥王覽吾無間然矣  
人所最不可解者是兄弟嫉妬彼秦越之人漫不相

關尚或喜其富慕其貴惟於兄弟之間一富一貧一貴一賤則頓起嫉妬之念此勿思之甚者也彼其心以爲勢相形名相軋耳不知以闔牆禦侮之詩觀之則貧賤之兄弟尚於我有益而況其爲富貴者乎若能以父母之心爲心則何富何貴何貧何賤總之同氣連枝也

兄弟富貴而不念貧賤者其人固不足言若自己貧賤而嫉妬兄弟之富貴則在賢者亦往往不免蓋起於先分形迹見得他人富貴不知父母同胞有何形迹一分形迹早已爲他人覷破一文不值也

齊家之化第一在刑于詩云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又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旣翕和樂且耽詩首關雎易稱家人從來家道之敗在女德家道之興亦在女德人能感格得妻子治家之道思過半矣

以身孝父母不若以妻子孝父母以身孝父母庸有不盡之時以妻子事父母更無不到之處子曰父母其順矣乎一句煞有意味  
家之有妻猶國之有相治天下以擇相爲本治家以刑于寡妻爲本

刑于之化第一在閨門衽席間於此而無所苟則更無有苟焉者矣

閨門之中最難是一敬字古人動云夫婦相待如賓又曰閨門之內肅若朝廷皆言敬也此處能敬便是真工夫真學問於齊家乎何有朱子有言閨門衽席之間一息斷絕則天命不行每念及此言令人神悚

聞某和尚爲人說五戒曰在家居士邪淫不可正淫不妨予曰關雎樂而不淫若說淫便不正家之不齊多起於妻子父母不順由於妻子兄弟不睦由於妻子子孫不肖由於妻子婢僕不供由於妻子奢侈不節由於妻子妻子不齊而以云齊家吾未之見也

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子雖有治家之責然其勢處暫婦人終日在家若不知禮便多操却家政也人欲齊家只是齊妻子

教子工夫第一在齊家第二在擇師若不能齊家則其子自孩提以來愛憎嘖笑必有不能一軌於正者矣雖有良師化誨亦難

古人云教孝愚謂亦當教慈慈者所以致孝之本也

愚見人家儘有中才子弟却因父母不慈打入不  
孝一邊遇頑嚚而成底豫者古今自大舜後能有  
幾人

教子須是以身率先每見人家子弟父兄未嘗著意  
督率而規模動定性情好尚輒酷肖其父皆身教  
爲之也念及此豈可不知自省

教家之道第一以敬祖宗爲本敬祖宗在修祭法祭  
法立則家禮行家禮行則百事舉矣

家禮莫先於祭祭者人道之始敬之所由先也孝子  
之所以報本而追遠也能報本追遠則源深而流  
長矣

凡事俱有綱領祭法亦家之綱領

家之有宗猶國之有君卿長貳軍之有將帥部落故  
宗者統也主也有宗則治無宗則亂

周禮有云宗以族得民宗者所以統一族衆無宗則  
一族之人渙散無紀故古人最重宗子然宗子欲  
統一族人無如祭法文公家禮所載祭禮雖詳整  
有法顧惟宗子而有官爵及富厚者方得行之不  
能通諸貧士又一歲四合族衆繁重難舉無差等  
隆殺之別愚意欲仿古族食世降一等之意定爲



宗祭法歲始則祭始祖凡五服之外皆與大宗主  
之仲春則祭四代以高祖為主曾祖考則分昭穆  
居左右合同高祖之衆繼高之宗主之仲夏則祭  
三代以曾祖爲主祖考則分昭穆居左右合同曾  
祖之衆繼曾之宗主之仲秋則祭二代以祖爲主  
考妣居傍昭位合同祖之衆繼祖之宗主之仲冬  
則祭一代以考爲主合同父昆弟繼禰之宗主之  
皆宗子主祭而餘子則獻物以助祭如此不惟愛  
敬各盡而祖考高曾隆殺有等一從再從遠近有  
別事雖創闢似與古禮初無所倍

或云高曾祖考祭則俱祭古人具有成法不當隨時  
減損非也凡禮皆以義起耳禮有云上殺旁殺下  
殺中庸云親親之殺是古人於禮凡事皆有等殺  
况喪禮服制父母三年而高祖則齊衰三月是喪  
禮已有等殺何獨於祭禮無之此雖創闢恐於禮  
不爲無補也

予自庚辰卽爲陸氏宗祭禮四卷一提綱一疏義一  
儀節一圖說俱備衍前義欲會五服行此禮以世  
際荒亂族衆凋落未及舉行未知何日得遂此願  
也

一族之衆凡婚喪慶弔患難周恤皆當有禮必須宗祭舉行後方可次第而施  
今人多寶愛骨董鋪張陳設以供玩賞此真所謂玩物喪志殊爲無謂予向惡之近日思得此種器物亦有用處蓋古者宗廟祭器必用貴重華美之物如瑚璉簠簋之類雖有家與有國不同然古人祭器必用重物無疑今世士大夫金玉之器充滿几席而祖宗祭器則僅取充數殊非古人致孝鬼神致美黻冕之意也愚以爲士大夫家凡有家傳重器如古銅爐鼎及哥窑定窑之類當悉以爲祭器

貧者則以精潔之器爲之斷不可以濫惡之物進御鬼神也用重器爲祭器有三善焉致尊敬之意一善也赫赫煌煌動人瞻仰二善也滌器進饌之時執是器者咸有執玉捧盈之心則無往而不可致吾尊敬之意三善也

人家有祖宗所著遺書宜另寫副本其真本手筆當裝訂珍藏如己欲看及子姓借觀俱當用副本真本非致齋之日不得妄啟

今士大夫家每好言家法不言家禮法使人遵禮使人化法使人畏禮使人親只此是一家中王霸之

辨

今所傳文公家禮輯冠婚喪祭四事有云出於文公者有云非出於文公者然大槩準今酌古俱可遵行只要行之者貫以誠心不必拘拘儀式卽如冠禮凡阼階東房三加命詞之類俱是述禮法大槩如此行之者須是融會貫通若照依禮文板板行去便如優人唱戲一再行已嚼蠟無餘味矣愚意阼階東房當一從人家廳事之便至於三加命詞則擇平日執友中之有識見者速之爲賓俾之或爲文或爲訓詞以戒我子弟禮畢則飲酒數爵以

伸其敬是雖不盡泥禮文而實得禮之精意

予男允純行冠禮請介石先生翼王石隱爲賓俱有訓詞言夏爲字說

凡男女皆當至十四五然後議聘則無貴賤壽夭之憾

予謂言夏昔人云娶妻必須不若吾家者嫁女必須勝吾家者若看得理透正不必然男家只是擇婦女家只是擇婿

擇婿易擇婦難婿露頭角選擇可憑婦在深閨風聞難據也

擇壻須觀頭角擇婦須觀庭訓

聖人制服五世而窮煞有深意凡人家祖孫相見大約只好五世相見便有情有情便有服所謂緣人情而制禮也無六世相見者故五世而服窮也曰今人家祖孫相見多不及五世聖人必以五世為準何也曰此只是立隆爲極

聖人制五世服窮之義最妙不惟約之以禮亦且限之以勢蓋恐人丁太衆則有不可禁戢之事也今江南大家有二三世以內卽日不相識者固非然如徽歙江西聚族而處有多至萬餘丁者亦非也

要必如古人五世之制乃得

伊川先生以塑像之故并不取影神之說以爲苟毫髮而不似我父母則未免爲他人矣此言似屬太過夫父母之有影神亦人子思慕音容之一助也亦何害於義理而必欲去之是使人之幼喪其父母者并其彷彿而亦不得一覩也此予所以亦抱終天之恨也

人子於父母之亡決當依禮立主至於影神則隨其心力若祖宗有賢德及爲時名臣則斷不可不傳其影神以爲後人瞻仰之資是亦立碑勒像之意

也

凡傳影神於男子則可於婦人則不可蓋畫工傳寫  
入當遠男女之嫌也若其父母沒時其子尙無知識  
當於死後傳之今俗所謂揭白也

葬者送死之大事故古者未葬不除服今世闕焉不  
講無論庶民卽士大夫有終身不葬者矣今宜制  
爲令典人子葬親不拘月日凡士大夫必葬親然  
後起復庶幾無不葬之親矣

江君遴問風水之說於理有之乎曰山水是天地骨  
血其迴合會聚處自有真穴所以古人建都必擇

善地然人子葬親又自有說擇地次也其要處在  
立心立心欲親之體魄安不至有水泉螻蟻之患  
此公心也天理之至情也如是者得善地而富貴  
應之立心爲求富貴或停柩不喪或欺盜侵奪此  
私心也人欲之惡念也如是者雖得善地而富貴  
不應焉譬之種植人心則種子之善否也風水則  
土地之肥磽也種子善雖瘠土未嘗不生種子不  
善雖極肥之土未有種草而得豆種稗而得穀者  
所以儒者重心術不重風水

錢蕃侯兄有妹未嫁喪其翁夫家無人欲乘凶而娶

蕃侯家不允而勢不可已時蕃侯兄尙尊翁爲政諫不得行因與儀及聖傳兄議其事且曰是律有明禁夫豈不知但世俗習而不察而彼家時勢不得不娶是亦有善處之法乎儀曰此處決不可通融然士大夫之家猶可庶民之家儘有勢必不能不娶者是亦不可無通融之法其說有三因問二兄試思之得其說乎蕃侯曰不用鼓樂儀曰得之聖傳曰娶後不同寢儀曰得之其一說未得儀曰嫁之夕以奔喪之禮往交拜哭踊成禮喪畢而就婚禮之正也

人欲省事不如勤事若厭事則事愈煩蓋饑食渴飲公私諸務仍有不可廢者若一生厭棄則委積叢脞將不勝其擾矣若分外之事則一以斷絕爲主又不可託勤事之名也

貨殖本非學道者所爲然許魯齋曰學者讀書當先治生凡貨殖之類皆可似乎又無妨學道者乙酉予旣棄儒業念無以資生亦畧從事於此始覺得殊廢學業蓋貨殖雖小事然心苟不存則過時失筭欲以資生反足以害生矣畏其害生而朝夕計較訪問不惟學業放失將此心爲之撓亂以小害

思齊錄輯要 卷之十 三  
大以賤害貴不美孰甚焉因念聖人受命之言真是見其大者

魯齋之言與夫子不受命而貨殖之言若出二道然細思之蓋亦時爲之也孔子之時雖非盛世然先王之遺法猶在使有百畝之田則亦足以餬口卒貧歲矣於此時而貨殖誠不受命也乃魯齋之時士無恒產入口無所養則雖欲不治生而不可得死生又急於禮義矣至於今有田則憂賦稅貨殖則憂通塞教授則道義不尊而不足以餬口難哉難哉

孔子與金與庾冉子與五秉自世俗觀之似孔子嗇於用財冉子能輕財然却是冉子看得財重所謂猶有這箇在明道所云胸中有妓也不但是不能周急繼富

史記稱漢高祖不事家人生產此一句今人多錯讀蓋史以此稱高祖謂其志大而畧於小不事一家而有所事於天下也今人多以英雄無賴四字看之使無賴子弟亦每每以此藉口試反而思之若不能有所事於天下又不能有所事於一家此爲何如人大抵能成大事者不顧小節朱子所謂志有在而不

暇及也若其志果在一國吾不責備其一家若其志果在天下吾不責備其一國苟一無所成謾言欺人不過一無賴子弟而已

成大事者不顧小節此亦爲英雄言之若聖賢則步步踏實地做去盈科而後進大學所謂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也

治家人生產非必如今人封殖只是條理得停當使一家衣食無缺如許衡治生之謂蓋衣食所以養廉衣食足自不至輕易求人輕爲非禮之事然後可立定脚根向上做去若忽視治生不問生產每見豪傑之士往往以衣食不足不矜細行而喪其生平者多矣可不戒哉

吾輩治生無別法只一儉字是根本古人所謂咬定菜根百事可做也若不識儉字而反以經營爲治生何啻天壤卽治生一節聖狂二字只在毫釐分寸間可畏可畏

古人語學問工夫必曰勿忘勿助治生亦然忘則便失之不及助則便失之過此間自有一大中至正之理無過不及之道

切莫爲力量所不能爲之事是亦治生一訣也

天保甫



